

1.1

從加利利開始

耶穌走遍加利利，在各會堂裏教導人，宣講天國的福音，醫治百姓各樣的疾病。(太 4:23)

八福山

在加利利海北岸的迦百農與塔加之間有一座山丘，可以縱覽革尼撒勒平原，稱為「八福山」(Mount of Beatitudes)。「八福山」這名稱，源自耶穌在《馬太福音》的「登山寶訓」(Sermon on the Mount，太 5:1-7:29) 中提及「八福」而來(太 5:3-12)。傳統認為，位於現今以色列北部地區的這地方，就是當年耶穌登山傳講寶訓之處。

八福山是在加利利海的岸邊山丘。現今到此的旅客可見，在這地區沿海的廣闊空曠山坡，猶如斜坡下滑至湖畔，仿似羅馬劇院一般，擁有天然的音響效果。近代的研究認為，即使山坡上有數千人，也可以聽到灣畔船上的人講話。當時，耶穌在這地區鄰近對着大批群眾講道，例如在海邊船上教導撒種比喻(可 4:1-9)或眾多比喻。他的講道是可以多人同時聆聽的。

耶穌當年講論登山寶訓的確實位置，難以判斷。現今在八福山上建有一座天主教教堂。教堂所在之處，早於四世紀時已建造有拜占庭禮拜堂，故此基督徒在這地方敬拜上帝，已擁有超過一千六百年的歷史。現今這座外型優雅的教堂，由方濟會女修會在一九三八年建造，為著名意大利方濟會士和建築師巴路齊 (Antonio Barluzzi, 1884-1960) 設計，充滿着數字的寓意。教堂的八面代表八福；在上方的窗戶，以拉丁文顯示八福的每一福。在八福山上，還有一座修道院和供基督徒聚會、研究和退修的中心，稱為「加利利之家」(Domus Galilaeae)，它的圖書館藏有許多與登山寶訓有關的著作。

在八福山上，到臨者可以享受一段寧靜舒適的時光，在耶穌時代大概也是一樣。只是，如此舒懷的所在，大概猶如在風暴中心的寧靜一般。當時，不論是在政治、宗教、文化的環境中，猶太人都面臨重大的挑戰。¹

耶穌時代的巴勒斯坦

新約時代的以色列，在今天稱為巴勒斯坦地區，地理上可以分為三個地區，從北至南依次是加利利、撒馬利亞和猶大，屬於羅馬帝國的敘利亞省，這區域略大於現今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。北部的加利利屬於羅馬帝國敘利亞省的一區，在文化上有別於位

1 參：William David Davies, *The Setting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* (Atlanta, GA: Scholars Press, 1989, c1964)，討論耶穌教導登山寶訓時的猶太背景。

處現今巴勒斯坦南部的猶大地區和耶路撒冷。加利利是較為多元文化匯聚的城鄉，而猶大地區和耶路撒冷卻是猶太文化的核心之地，尤其是猶太信仰的核心聖殿就在耶路撒冷。在地理面貌上，巴勒斯坦南部大部分是山區，東部是沙漠，而耶路撒冷座落於這地區，讓這地方位處重要的關鍵。²

在北部和南部之間的中部地區是撒馬利亞。新約時代的撒馬利亞不是指一個城邑，而是指巴勒斯坦的中央地區。其中的撒馬利亞古城曾是北國以色列的首都（王上 16:24），由第六任君王暗利在公元前九至八世紀間所建，最後毀於公元前七二二年亞述人入侵以色列之時。以後歷經戰火，至公元前二十五年由大希律重建，把它改名為塞巴斯特（Sebaste），以尊崇凱撒奧古斯都（Caesar Augustus，Sebaste 是奧古斯都的希臘文），但猶太人仍稱這地區為撒馬利亞。至於在這地區生活的撒馬利亞人，持守與猶太人不同的宗教信念。普遍認為，新約時代的撒馬利亞人是種族混合的後代，不是正統的猶太人，故此為猶太人所拒，兩者互不來往（約 4:9）。有一個撒馬利亞人村莊就是因為耶穌要往耶路撒冷，拒絕接待他和門徒（路 9:51-55）。

雖然耶穌是在巴勒斯坦南部的伯利恆出生，但他卻是在北部加利利地區長大並開始傳道的。耶穌的少年時代在拿撒勒這座小

2 關於以色列的地理和近況，參：Peter Walker, *In the Steps of Jesus: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he Places of the Holy Land* (Grand Rapids, MI: Zondervan, 2007)，第五章介紹加利利及鄰近村落；蔡錦圖，《跟隨耶穌的腳蹤行：以色列心靈之旅》（香港：基稻田，2015）。

城渡過，這小城座落在以色列北部加利利的中心地區。耶穌時代的拿撒勒，只是一條毫無特色的村落。所以、當腓力見到拿但業，對他說拿撒勒人耶穌就是摩西在律法書上所寫的，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時，拿但業的反應是：「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嗎？」（約 1:46）然而，千年以來，拿撒勒卻因它是耶穌生活最久的地方而名垂歷史。

在三年多的傳道生涯中，耶穌的主要活動範圍在加利利地區（太 2:22，4:23），因此他被稱為「加利利人耶穌」（太 26:69）。耶穌傳道的地域，大部分是環繞加利利海的城鎮，包括迦百農、哥拉汛、塔加、伯賽大、馬加丹、拿因和格拉森等城。這些地方雖然不乏漁業重鎮或務農之鄉，卻始終是鄉下地方。耶穌對群眾的教導，也充滿了鄉下和山野地區的智慧。

此外，耶穌也主要在北部的加利利地區治病。《馬太福音》描述，耶穌在早期傳道時，已走遍加利利，在各會堂裏教導人，也醫治眾人的疾病，以致四方的人（包括加利利、低加波里、耶路撒冷、猶太、約旦河的東邊）前來找他（太 4:23-25）。

當耶穌在加利利事奉時，福音書超過五十次提到他在船上，顯示加利利海這個湖泊是他傳道常經之處。加利利海有不同的名稱，包括加利利湖、提比哩亞湖、革尼撒勒湖、革尼撒勒海與基尼烈海（路 5:1；另參民 34:11；書 13:27）。這座湖泊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淡水湖，也是海拔第二低的湖泊（第一低是死海），位於地勢低窪的裂谷中，故此在湖中有被崇山峻嶺包圍的感覺。加利利海大多時候是寧靜的湖泊，但突然會有強烈風暴，福音書

就記載了耶穌平靜風暴的故事（可 4:35-41）。耶穌許多重要的教訓，都是在這湖沿岸地區傳講的，尤其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北面，例如迦百農等地。耶穌在附近地區傳道，醫治群眾的病，更在復活後與門徒相遇，吩咐他們使萬民作他的門徒（太 28:16-20）。

《馬可福音》提到，耶穌曾到達以色列的北部，也曾「離開了推羅地區，經過西頓，就從低加坡里境內來到加利利海」（可 7:31）。推羅是腓尼基海岸的港埠，擁有久遠的歷史，曾是舊約時代亞設支派地業的境界（書 19:29）。西頓是古代的腓尼基城市，位於地中海東岸，大約在推羅以北，是一個商業都市和港口。推羅和西頓是在聖經中經常並提（參結 27:8）。低加坡里可譯作「十邑」（Decapolis），是羅馬帝國的行政區，由十個希臘文化城市組成，位於加利利海東南方，大部分在現今約旦境內（太 4:25）。上述都是以色列境內充滿外邦文化的地方，卻為耶穌的足跡曾及之處。

雖然耶穌主要在巴勒斯坦北部地區活動，但多次到臨南部充滿猶太文化的地區，尤其是聖城耶路撒冷，最後在此城被釘十字架。這座千年古城位於巴勒斯坦南部的山區，古名「耶布斯」。大衛攻取此地之後，以之為首都，取名為「大衛城」或「錫安」（撒下 5:6-10；王上 8:1）。這城現今是猶太教、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聖城，在耶穌時代則是政治和宗教的中心。

耶穌時代的政治環境

新約時代的以色列，處於羅馬帝國的管治之下，與舊約結束

時的朝代不同。這時候正值羅馬帝國統治的巔峰時期，然而置於帝國管治下的臣民，卻是濁流暗湧。

舊約時代結束時，猶大國亡於巴比倫之手。然而，數十年間潮起潮落，巴比倫政權被瑪代和波斯的聯合帝國所取代。公元前六世紀下半葉，部分被擄至異地的猶太人，在瑪代和波斯政權的允許下，歸回巴勒斯坦。公元前五世紀中葉，猶太文士以斯拉領導猶太人重建信仰，不久舊約時代即告結束。

從這時候開始，直至公元一世紀的新約時代之間，一般稱為「兩約中間時期」（舊約與新約之間的時期）。這段期間的世界歷史風雲變色，先後在以色列地區掌權的有瑪代波斯（BCE 538-332）、希臘（BCE 332-167）、猶大馬加比家族（BCE 167-63）和羅馬（BCE 63-）。同一時期，中國從春秋戰國過渡至秦漢，同樣是充滿變動的時代。

波斯的地域大致即現今的伊朗，而瑪代位於現今伊朗西北部，兩者組成的聯合王國在公元前六世紀戰勝巴比倫，猶大成為瑪代波斯帝國的一省（拉 1:1）。瑪代和波斯的權力持續兩個世紀，至公元前三三三年，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（Alexander the Great, BCE 356-323）橫掃波斯帝國，以色列地淪於希臘人之手。亞歷山大大帝中道崩殂，一國分為四部分。管治以色列地的，首先是希臘帝國的多利買王朝（Ptolemaic Dynasty），直至公元前二〇二至一九八年的戰役，敗於希臘帝國的另一王朝敘利亞西流古王朝（Seleucid Dynasty）。多利買王朝的宗教政策較為寬容，與猶太人的關係較佳；但西流古王朝採取嚴厲的希臘化政策，不時

與區內的猶太人不和，終於引發嚴重的衝突。

猶太人被擄歸回之後，逐步從昔日王國時期對宗教淡然的態度變得敬虔熱心。公元前一六八年，西流古王朝的統治者褻瀆耶路撒冷的聖殿，激起由猶太祭司瑪他提亞 (Mattathias, ?-BCE 166) 及其眾子所組成的馬加比 (Maccabee) 家族領導起義。馬加比這個祭司家族領導猶太人反抗敘利亞在軍事、政治和宗教上的壓迫，最終奇蹟般取得獨立。猶太人收復聖殿，之後每年舉行修殿節 (《和合本修訂版》譯「獻殿節」，約 10:22) 紀念此事。耶穌也曾守過這個節期 (太 10:22-39)，那時猶太人詢問他有關「基督」的身份，更引發猶太人要拿石頭打他。對猶太人來說，修殿節代表了猶太人獨立的歷史 (那不過是耶穌時代之前不足兩世紀的事)，無疑涉及一個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。

馬加比家族從以色列地驅走了希臘人，成為猶太人的統治者和大祭司，他們的家系被稱為「哈斯摩尼家族」(Hasmoneans)。然而，猶太人的獨立只能維持一個世紀。公元前六十三年，強盛的羅馬帝國征服巴勒斯坦。羅馬帝國治世時代的巔峰，在地區之間建立了羅馬和平 (Pax Romana)。羅馬政權明白僅以武力無法臣服各地的人，為了安撫猶大地區的居民，遂把治權交給與哈斯摩尼家族有關的安提帕特 (Antipater, ?-BCE 43)，代替羅馬帝國治理以色列。

到了耶穌誕生之前，巴勒斯坦是由安提帕特的兒子大希律 (Herod the Great, BCE 40-4 在位) 管治 (太 2；路 1:5)。大希律的統治，在懷柔中加上鐵腕。歷史上，地區管治者為了鞏固權力，許多時候都採取比帝國統治者更激烈的手段。在福音書中大

希律出場時，正值耶穌出生，為了救世主的傳言，他就「差人將伯利恆城裏和四境所有的男孩，根據他向博學之士仔細查問到的時間，凡兩歲以內的，都殺盡了」（太 2:16），而這大概只是漫長暴虐統治的一次火花。

羅馬人在大希律逝世之後，把巴勒斯坦的王國分給他的三個兒子：猶大和撒馬利亞歸亞基老（Archelaus，BCE 4-CE 6 在位，太 2:22），加利利和比利亞歸安提帕（Antipas，BCE 4-CE 39 在位，路 3:1, 19），而東北部的領土則歸腓力（Philip the Tetrarch，BCE 4-CE 34 在位，路 3:1）。當耶穌在加利利地區傳道之時，正是他們的管治時期。以後，希律家族還有兩名統治者，包括大希律的孫亞基帕一世（Agrippa I，37-44 在位，徒 12:1-23），治理巴勒斯坦東北部，以及亞基帕的兒子亞基帕二世（Agrippa II，53-92 或 100 在位，徒 25:13-26:32），治理巴勒斯坦的北部與東北部。上述的希律家族統治者，都曾先後在新約的歷史記述出現。

羅馬人並不是完全任由希律家族的統治，在巴勒斯坦設有總督（procurator，舊譯「巡撫」）。新約提過三位總督的名字，包括本丟·彼拉多（Pontius Pilatus，26-36 在位；太 27:2）、腓力斯（Felix，52-59 在位；徒 23:24-25:14）和波求·非斯都（Porcius Festus，59-62 在位；徒 24:27-26:32）。這些羅馬皇帝所委任的官員，負責監督地區的事務（尤其財務），而在猶太地區，總督也兼負行政和軍事的管理。

羅馬派駐巴勒斯坦的總督不是設在猶太人的核心地區（例如耶路撒冷），而是在凱撒利亞。一方面，這是由於猶太人厭惡外

邦人在他們的聖城出沒（儘管猶太人禁止不了）；另一方面，羅馬也想避免觸及猶太人的敏感情緒。凱撒利亞在新約時代是一個港口大城，由大希律於公元前二十二至九年之間建造，位於地中海東岸，遠離猶太的核心地區。在福音書中沒有提過凱撒利亞（耶穌可能沒有來過），但在使徒行傳卻多次提及。腓利曾到凱撒利亞傳道（徒 8:40），彼得也在該地向百夫長哥尼流傳道（徒 10），使凱撒利亞成為第一個外邦信徒歸主之地，此外，保羅也是從凱撒利亞前往羅馬上訴的（徒 23:23-24）。

羅馬帝國疆土遼闊，擁有完善的法律和行政系統，在各地設分封王與總督管治。羅馬政府在盛平的時代，採取一種近乎「一國多制」的地區管治方針，容許地方有一定程度的自治，在帝國與地區之間爭取最大的管治平衡。羅馬政府對以色列這區域的管治，謹小慎微，但始終無法避免爆發重大衝突的危機。對羅馬人來說，實在難以明白這個小地區的眾多聲音，為何不能協調成一道共同的音調，尤其是與帝國相符的節拍。³

加利利的語言文化

羅馬帝國雖然為大部分土地帶來治世，在文化上卻深受希臘影響。隨着公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大帝開疆拓土，希臘文化被帶到巴勒斯坦，與當地文化混合。羅馬帝國統治了希臘，但在宗

3 關於《馬太福音》的社會環境，尤其是羅馬管治政策的影響，參：John K. Riches & David C. Sim, *The Gospel of Matthew in Its Roman Imperial Context* (London: T&T Clark, 2005)。

教、文化、道德方面，希臘卻影響了羅馬，而羅馬也沒有強求讓帝國中央取代地區的文化。

「加利利」一名的希伯來字，含意可能是「巡迴區」或「地域」。這地區位於巴勒斯坦的北部，受多元文化的影響，區內大多是海拔五百至七百公尺的小山丘，其中的他泊山和黑門山尤其是崇山峻嶺。加利利海和約旦河處於其中，讓它擁有獨特的景致。在舊約時代，加利利地區位於拿弗他利支派和但支派的地業中，部分是亞設支派的地區。後來，但支派地業變動，加利利主要位於拿弗他利支派的地區。

北部加利利地區與南部猶大地區，形成了相當不同的文化境況。兩者之間受到撒馬利亞的大片區域所分隔，由於敬虔的猶太人不願接觸位處中部的撒馬利亞人，故此往往繞路前往北部，形成南北兩區沒有直接相鄰之地。在民族上，北部加利利有不同的種族人口，即使拿撒勒和迦百農有較多猶太人，但相鄰的城鎮不少是以外邦人為主，自然讓居於其中的猶太人受較多的外邦文化影響，也習慣與異族共存。在政治上，南部猶大有自己的議會，對上直接受羅馬總督的監控，但加利利是在另一行政系統之下，而在耶穌時代是受希律家族的管治。在經濟上，加利利是以農業和漁業為主，因而比南部大多是曠野荒蕪之地的猶大地區較為富裕。最後在文化上，加利利相鄰眾多以外邦人為主的地區，相對於猶大，加利利人對外邦文化採取較開放的態度。⁴

4 關於加利利與耶路撒冷的對比，參：R. T. France, *The Gospel of Matthew.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* (Grand Rapids, MI: William B. Eerdmans, 2007) , pp. 5-8。

從八福山到獅子山

登山寶訓的時代意義

出版總監：楊熙楠

作者：蔡錦圖

責任編輯：史曉晴 張碧嘉

封面設計：Losau

內頁排版：胡 敏

出版：明風出版

o/b Institute of Sino-Christian Studies Ltd.

香港新界沙田道風山路 33 號

電話：(852) 2694 6868 傳真：(852) 2601 6977

電郵地址：mingfeng@iscs.org.hk

初版：二〇一七年

經文引自《和合本修訂版》，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，蒙允准使用。

© 2017 年版權所有，不得翻印

From the Mount of Beatitudes to Lion Rock Hill: The Time Significance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

Publishing Supervisor: Daniel H. N. YEUNG

Author: Daniel K. T. CHOI

Editor: Dawn H. C. SZE Rebecca B. K. CHEUNG

Design: Losau

Typesetting: Man WOO

Published by: *MING FENG Press*

o/b Institute of Sino-Christian Studies Ltd.

33 To Fong Shan Road, Shatin, N. T., Hong Kong.

Tel: (852) 2694 6868 Fax: (852) 2601 69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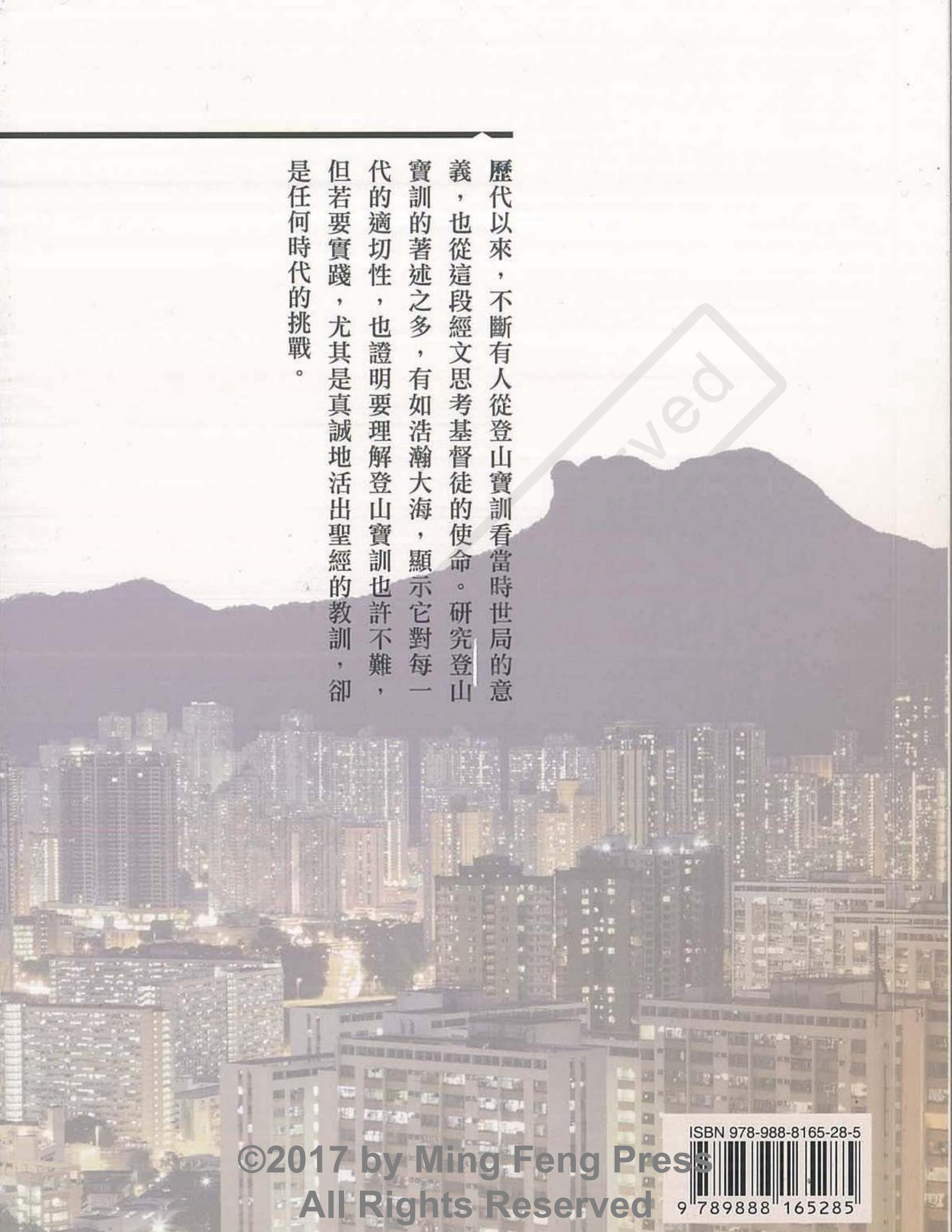
Email: mingfeng@iscs.org.hk

1st Edition: 2017

©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

ISBN 978-988-8165-28-5

©2017 by Ming Feng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



歷代以來，不斷有人從登山寶訓看當時世局的意義，也從這段經文思考基督徒的使命。研究登山寶訓的著述之多，有如浩瀚大海，顯示它對每一代的適切性，也證明要理解登山寶訓也許不難，但若要實踐，尤其是真誠地活出聖經的教訓，卻是任何時代的挑戰。

